●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九十四號

廣告例刊：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治白濁遺精血淋林症此丸爲內外合治之純質藥品用功能服過後至今無效以仍後底所治用此丸以一藍米能變爲最佳本方將此藥之功用自濁胃之虛熱均能治癒則分售處各省藥房均有出售惟須認明科發白濁丸方爲眞正售處上海南京路二十號科發藥房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製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請吸新出

大長城牌國貨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稱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一曰合羣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有朋友尤貴有團結性朋友愈廣則獲益愈多團結愈堅則援助愈厚當今時代世路險巇立孤則危機四伏合羣則外侮不侵古人云吾道不孤又云德必有鄰胥此意也一曰行樂人生百年如白駒過隙若不行樂何以[illegible]情然遨遊山水則愁跋涉之艱難買笑平康復患金錢之浪擲所以行樂之法莫善於遊戲場愛繁華則紛[illegible]登場[illegible]歌悅耳愛寂靜則樹林[illegible]著談心各隨所好娛目騁懷可以永[illegible]可以永夕古[illegible]李芳園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本公司因此兩大要素組織斯會於及時行樂之中寓團結合羣之意一舉而兩[illegible][illegible]員享[illegible]等之待遇將來會務發達可由會員研究種種衛生行樂之法互達[illegible]之目[illegible](二)凡願入本會者請與大世界內同人或會員[illegible]紹入會(四)凡本會員均贈送大世界[illegible]年遊券一張以五年爲限每日晝夜可用入門及觀劇皆不須出資但該[illegible]只限會員本人或其家屬用之(五)凡會員如須遠出欲將遊券權利讓與其親友者本公司亦可允許但須至本公司聲明將遊券上姓名更換另給遊券爲憑(六)凡本會會員設或遇有被人非理侵侮種種不平事故得告知本會共磋商良妥辦法(七)凡本會會員家中如有喜慶事件欲多致來賓以助佳興者亦可預行告知本會由會代發通告邀集會員同申慶賀(八)凡會員入會時須先繳會費銀圓一百元正五年以內不再收費(九)本會每月開茶話會一次每年開聚餐會一次所有茶點及肴饌等一切費用均由會中擔任不收會員分文每次會期由會中隨時酌定致函通知(十)凡本會會員遊大世界時得至壽石山房隨意休憩該處備有茶茗兼派茶役殷勤伺候均不取分文(十一)會員如將大世界長期券遺失得將遺失理由告知本公司匯章俟一月後補給新券並條告收票員如舊券發現立即扣留注消(十二)本會事務所附設大世界內大發公司大世界謹啓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券每張一位用足一年售洋廿元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在世界上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表現一國的國民性就是要知道一國的國民性不可不看一國的文學要知道俄國的國民性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本社特請耿匡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譯這部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從普希金Pushkin到柯勒可Gogol都四十餘萬言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ieo托爾斯泰Tolstoy柴霍甫Tchehoff高爾基Gorky)作有系統的介紹每家各附肖像和小傳全書計分四集第一集先行出版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鵝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寒娟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稅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濟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洋裝一厚冊現已付印本月底出版預約價大洋四角售價大洋六角郵費本京埠預約郵加四分外埠二分以寄費約期至六月底截止購者從速外埠期間亦爲無多又郵票代價作洋者照九五折加入郵費

以寄信日期爲準

文學研究會叢書第二三四集預告再版源流從略

亦不日出版

北京後身八號家園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瘋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孕之力終身難孕濟世心本醫士存心濟世不爲名利特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

功效：此膏藥專貼瘰子頸無論已破未破者貼此藥在二月內可均消散星期須換一貼之苦又可以免刀割之苦至五次終身復原不效退還原價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博醫院外廠可從郵寄愛埠函購費加一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君可就近購取

●秋令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造福齋藥房

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稱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病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膨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主人見斯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illegible]

定價：每盒售洋二元　半打洋十元　每打十二盒洋二十元　初病一二三盒可愈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保險寄奉

●發行處　上海美界愛而近路善慶里

●經售處　上海九十二號正威藥房　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興業社

上海德華大藥行發行

德國內服六零六

萬國花柳會一等獎

注射六零六發明與德國文羅氏哈大德國內服六零六發明與德華大藥行故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將中國北京陸軍部各軍官去年之來函及各省名醫之保證得有正確之功效本行業畢集成冊題名爲德國內服六零六藥考以資信用茲因孫梧容變相種種六零六之出品不可窮詰事固熱心公益實則彼此譏謗以求施另用之冀同已非一朝一日之能審實而況梅毒之劑乎其症候既變幻莫測若不以病人報告何敢自命靈藥但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得世人之信用勢力必傍意外之影戲故一致登報與前以徵識來冒用德國內服六零六七字名義與後故告中國中西藥界勿効冒牌地位致受本行所取締也◎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六零六神丸◎六零六神膏三種禁止假冒幸祈注意焉◎上海新世界對面本行啓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腐爛已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湯潑雪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一九二號正威藥房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瘡藥

天泡瘡膿窠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三日可愈復發藥本收不半價款由外埠加一郵費經售處上海馬路西貴興里五羣玉芳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製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一郎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承滬上各大名書家交口稱善亟應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陶冶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休城老胡開文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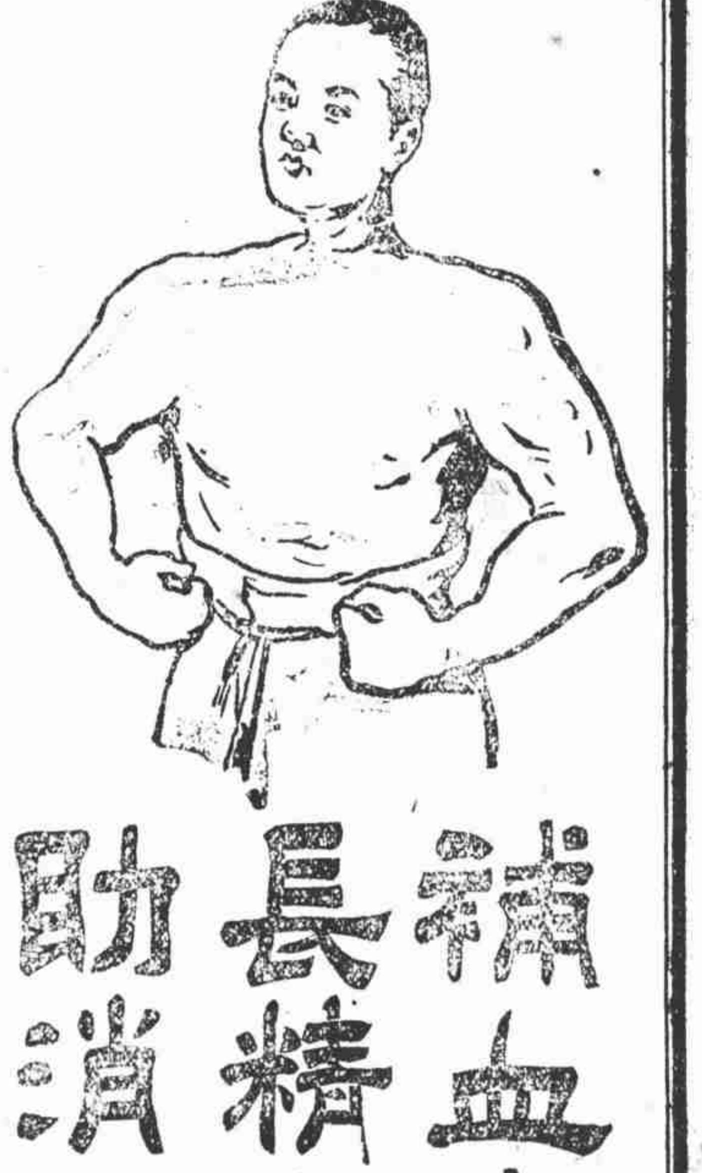
兜安氏補藥片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之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凡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憊必奏神經衰亂肌瘦通弱症等服此片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及以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一元二角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廢督不如廢人

（丹翁）

兵爲民害、甚於盜賊、且甚於敵國外患、爲兵之首領者、督也、爲兵之保障者、督也、與兵分利者、督也、借兵之名目以索餉、使國家舍舉外債外、無以饜其欲、則因破產亡國、使中國之民、墮爲奴隸萬劫不復者、亦督也、故民之望去督也、甚於去毒、督亦自知之矣、故有倡言廢督之督、以見好於民者、亦有利用廢督之機、求爲督督之督、如巡閱使等之名號者、舉督之擁兵自衞者無論矣、其一二主張廢督之督、果甚出於誠意乎、提倡國民大會之將軍、今亦不復言國民大會、主張廢督之督、今亦不復言廢督、我小民所望之如歲者、蓋無幾何時而已隨飄風急雨以去矣、所恃者、天心厭亂、實漸露其朕兆、自明設總督、清承其制、數百年中、督之被刺者、若馬新貽、已屬奇聞、故梨園有演爲新劇者、至於今日之督軍、又駐江蘇之樂土、既未見迫於強敵、且無國法之可懼、安富尊榮、雖千秋萬歲可也、竟然自戕、與投海之潘烈士、沉積水潭之梁先生、同一愛國、觀其遺筆、拳拳於江蘇之民、與中國之民、民果有良、宜若何尸而祝之、乃猶遺作囈語、淆惑聽聞、以重於泰山之死、而其人格、終不得表白於天下、豈非一督累之哉、陝西之督、四川之督、廣東之督、此興彼敗、不如傳舍、民國以來、能以幅巾歸里、廣田宅長子孫者、未之聞也、山西之閻氏、根蒂深固、儼若一扶餘國主、爲中國勢力所不及、延至今日、乃亦岌岌動搖、此誠督軍之厄運、亦卽吾民之大福將至也、然督雖足以病民、謂盡廢天下之督、所以利國福民者、卽在於此、吾亦未敢信也、督軍之作威福、不如皇帝、廢督軍之難、亦不如廢皇帝之難、皇帝既深居乾清門以內、視外朝如敝蓰、民之所以報之者、優待經費已耳、乃督軍之兵、布滿各省區、一如清初駐防之滿營、其使民痛心疾首、何嘗減於皇帝、如天之福、果有廢督之一日、誰不在督軍而在省長、省長之毒、亦督也、竟廢省長、縣知事之毒、亦督也、竟廢縣知事、警佐之毒、亦督也、廢警佐、巡警之毒、亦毒也、廢巡警、路人之毒、亦督也、廢少數之毒、將無量數之毒、國利民福、誰其信之、原督之所以肆毒、慾而已、慾何起、起於肉、唐繼堯延高僧往滇講經、其他督及有督之資格者、佞佛茹素、不乏其人、肉慾果因此而減乎、曰、口頭禪耳、烏能減、必也、廢目、則不知悅西子之色、廢耳、則不知聽韓娥之聲、廢舌、則不知嘗易牙之味、廢鼻、則不知嗅合德之香、且廢手、則不知取和嶠之錢、廢淫具、則凡巧笑美目、粉白黛綠、充下陳盈別宅者、皆爲廢物、奈之何哉、故一切盡廢、爲警察警佐、則良警察良警佐也、爲縣知事、則賢令尹也、爲省長、則眞能造福於民之省長也、爲督亦不毒、此數者不廢、惟言廢督、則吾誠無治安之策矣、故曰、廢督不如廢人、

清道人逝世後之趣聞

（蠖躍）

清道人逝世後、於報端廣告中、得兩異聞、其一、道人家屬報喪之廣告、大書『清道人訃告』五字、按、訃卽赴字、訃告、謂奔赴告喪也、人死、則其家屬爲之告喪、在告白慣例中、多『某宅訃告』字樣、此雖不爽於古、然於義猶自可通、蓋所謂某宅者、指死者家屬之生人而言、（按近有用某某堂帳房、或某公館家人名義、出發訃告者儼若死者之家屬已無人焉亦極非是）非謂死者之自行訃告也、今日清道人訃告、則是道人既死、猶自能奔赴告喪、然則道人其仙矣乎、尤有奇者、其訃告文曰、『誥授資政大夫李公梅盦府君、慟於庚申年八月初一日亥時、享年五十有四』民國既無封誥、則彼所謂誥授者、宜別言之、曰清、禮也、今渾言誥授、而不明其爲清者、其目無民國可知也、且但書庚申年八月初一日、而不遵用民國通行之陽歷、其視共和國體若無睹、更復誰能爲諱、顧今之所謂遺老者、其悖繆大都如是、吾亦姑毋責焉、最可異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之下、例得書『壽終滬寓』等字樣、而今竟闕焉、然則道人其信已死耶、抑猶未也、吾初疑爲偶焉脫落、及迭閱數日之廣告、皆如之、乃知其非無心之誤、然則道人殆非果死耶、觀其訃告、則既以道人之名義出之、而於訃告文中、又絕未嘗明言其死、然則道人其故爲狡獪、仿古人生輓之[illegible]、作此訃告、以博其親戚故舊之一笑乎、否則道人雖已不祿、而其子若孫猶欲自託於不死其親之義、故姑爲是存疑之筆、使天下之人、轉慕道人丰采者、聞風懷想、疑爲猶在人間、然則繼自今、『清道人復活』之風謠、不又將與袁世凱復活黃興復活之種種奇談、並傳於天壤矣乎、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又其一、則胡小石先生鬻書之廣告、大書曰『清道人第二』也、按在西洋史中、人名帝及之例甚多、其爲吾國人所素知者、則如法皇拿破崙第一第三、如德皇威廉、俄皇尼古拉、皆有第一第二、甚至如法皇路易、竟有所謂第十四第十六者、皆其類也、顧彼皆有血統上之關係、以子孫繼承其祖父、如吾國專制時代之襲爵者然、初未有以異姓之人起而代承其統者也、竊聞人言、揚州名士方地山、自號曰大方、而其子、則稱大方第二、若余亦聞稱老孫、兒子猶齧齡、追其長成、苟幸不持所謂非孝主義者、則其稱老孫第二、余固樂得而許之、蓋論世及之例則然也、若清道人、則固爲清代遺老其視世襲之恆例、宜若甚嚴、今其卒也、竟不傳子而傳賢、其識解之高超、乃突過吾輩自居爲民國人者一等、不亦異乎、吾就清道人第二之例、爲求其彷彿類似者於國中、竟卒不可得、無已、其惟張作霖乎、奉天之張作霖、世所尊爲遼東王者、以拿破侖威廉尼古拉輩之例衡之、其爲張作霖第一、自無愧色、外此則張敬堯督湘時代、湘陰劣紳、有名張作霖者、與敬堯狼狽爲惡、（見前報所載張敬堯督湘之笑史）湘人稱爲張作霖第二、亦何間然、最近某報新聞、又記朱涇張作霖事、張之行派居三、人稱爲三將軍、頃以鬻婢事發、判處徒刑十月、以罰鍰了之、其名始著聞於世、其人之名氏、既同於遼東王、而又號稱三將軍、則其爲張作霖第三、不啻天造地設者矣、雖清道人以傳賢故、而有所謂第二、張作霖以同名故、而有所謂第二第三、其事例不盡同、然其打破西人世及之習慣、而別開一生面以出之、則一也、吾嘗挈此二者以相較、張作霖第一、猶不失爲崛起之英雄、若第二、則劣紳矣、第三、則罪囚矣、每況愈下、可爲齒冷、若清道人第二、則獨傳其師之筆法、卓然成家、（按此爲廣告中語）其所爲書、殆直與梅盦無異、脫天更假以歲月、使其書法、益臻於精進、則其遠出乎清道人第一之右、又在意中、是則自第二以後、則將進而益上、斷非彼每況愈下者所可同年語也、顧或又曰、以清道人與張作霖較、寧願多得清道人、不願多生張作霖、此人之同情也、今張作霖已有三、清道人祇二而已、而又已死其一、不亦傷乎、則應將之曰、否否、張作霖以同姓名故、而後有第二第三、故其得之也甚難、若清道人、祠凡能傳其筆法、卓然成家者、皆不難勉爲之、若今之天台山農、若其他之善仿梅盦書者、惡知其不曰清道人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如法皇路易之世世相續、直至於十數而後已乎、吾人其拭目俟之可矣、

敬告評劇界（三）

（戲子）

還有一層、你們諸君不是都很有學問的嗎、你們評劇家不是說要監督和指導我們唱戲的嗎、我們唱那些變戲法的戲、果然是不貼理、你們諸位罵得也很不錯、但是我只看見你們罵、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們想些新鮮的高尚的戲出來、教我們去做、我終盼望你們有學問的先生們、有這些罵我們的筆墨、不如分些精神和工夫出來、替我們想些高尚的貼理的法子來指教我們、那你們的功勞、實在比罵我們的大、不知道諸位肯依我這樣辦嗎、

我們的老板到北方去邀來的新角兒、他們沒有登台的以先、總對老板說『咱們初到南方、總要請您去教報館裏的先生們、在報上多捧捧、不要教咱們到南方來碰釘子、』老板回答他們的話總是『這樁事您放心、包碰不了、報館裏容易打發、某人同某人相好、某人同某人相識、教他們去打一個照呼就是了、大不了請他們吃一桌、再不然化幾十塊錢能了、』

嗟呼、我不敢說評戲的先生們個個如此、老板既有這種話、就難保沒有一兩位做過這種事的了、報館的輿論、是何等尊貴的事情、爲什麼要被我們戲班兒裏買倒呢、堂堂的評劇大家、止值我們一桌酒席嗎、評劇家的身價、止有幾十塊錢的價值嗎、我實在替你們抱不平、

『婊子無情、戲子無義、』這句話是人人知道的、唱戲的用得着你們的時、來運動你們、等到你們把我們捧好了、看戲也歡迎我們了、老板也來拍我們的馬屁了、我們的聲名也大了、我們的包銀也漲了、到了那時候、就用不着你們諸位啦、你們再來找我們[illegible]！你看我們在那兒站着罷、戲班裏的好角兒眞是劃得來、他拿幾桌酒席可以換你們幾萬塊錢的包銀、化幾十塊錢、可以換一輩子的名譽、他們搶了一票大洋錢、回到北方去住大房子抱兒子、你們還是在上海做你們的評劇家、等到他們出了名、賺了大錢、你們就是在報上把他們罵得翻了過來、他們連睬也不來睬你們、諸位可敬可愛的評劇大家、你們沒有這種事、果然是再好沒有了、萬一有幾位少數的先生做過這種事的、快快下次不要做才好、你們評劇界的地位是站得很高的、應當拿些正確的眼光出來、在報上說幾句『公道話』才對、萬不要像『話匣子』似的、別人教你們怎樣說、你們就依他怎樣寫、那就失却了你的身價了、以後如果有這種『話盒子』的投稿送到報館裏來、請主筆先生也不要被他們朦過才是、萬不要被我們利用、做我們的奴隸呵、

還有一樁事情、我也不很佩服、你們會評劇的先生們不都是文人墨客嗎、肚子裏不是很通的嗎、那麼爲什麼我們唱戲的自已編的不通的『詞兒』你們非但不說他不通、反而談得津津有味呢、那種『急急忙忙奔前進』的詞章、連我們唱的人都肉麻、實在沒有研究的價值、你們何必去細細的說、『急』字怎樣咬得準、『進』字轉了幾個腔、這種『詞章』、本來就是臭狗屎、這樣的評劇、我不敢說他們是『嚼屎蛆』、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激其中有訂購已屆
[illegible]
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
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寒雲鬻書例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愈窮而書愈工泛遊江海求書者不暇應爰擬定書例如下
榜書篆隸楷每字二十元 楹聯篆隸行楷每字二元 每跋字加一元
[illegible]加五角隸書加倍 立軸屏條橫幅每字五角隸書加倍 卷册每字二角隸書加倍 摺扇團扇每件五元 女扇及小楷面議 磨墨加[illegible] 上款面議 劣紙不書 壽件碑碣蠅頭書代擬詩文均另議 綾絹加倍扇不加
◀◉▶ 胡晉南 溥小豐 方地山 張丹斧 宣古愚 余穀民 同啓
代收件處 長濱路仁壽里十五號胡寓 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新聞路新康里一千〇八十一號馮寓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一）（六）（五）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三回 翰官司村女投河 洩姦情美人設局

陸富興夫婦、依舊被他這話提入冷水裏、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半晌沒做理會、轉向祝鵬文告了歉、同他商議、這事怎生辦法、鵬文又得意起來、大笑道、我替你們出個主意不難、只是我已一天一夜、不曾有米下肚、連主意都餓得跑了、陸富興這才恍然大悟、一疊連聲分付人去備飯、少停飯開出來、雖然不是上等飯席、却也大魚大肉、堆盤滿盞的、裝得齊整、鵬文此時好像餓鬼似的、再也沒有功夫同人謙遜、坐上去先吃了三大碗飯、然後伸一伸腰、揉了揉肚子、放出幾個又臭又響的屁來、方才叫聲多謝、富與一面陪着他、一面問他的佈置、他笑迷迷的說道、論劉海蟾那廝、眞是佛口蛇心、再也歹毒不過、不但老先生恨他、便是我提着他的名字、眞個怒髮上沖呢、爲今之計、你若再跑去同他講理、他一定睜圓眼睛不承認你、富與急道、他不認我做丈人罷了、難道我是他的舅舅、他也不認嗎、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鵬文冷笑道、不怕你老先生多心、你許終年住在鄉裏、社會上一切文明進步、你們通不曾知道、今日的世界、第一要破除家庭階級、兒子在年輕時候、穿老子的、吃老子的、容或聽這錢財兒上、白叫你一聲父親、及至他們一旦成立、那可就反過臉來了、又說是父母生他們子女、原是爲的情慾、沒有甚麼恩惠、便齊打夥兒主張非孝、若是自家再翻出點事業出來、那精窮的父親、便提着他喊他做父親、他也沒拿正眼去瞧一瞧、何況你這黃泥膩子的娘舅呢、我久經打聽得新近同他家結親的、是個文明女學生姓邵、我們且悄悄瞞着他、冷不妨跑向檢察廳裏、告他一個停妻再娶的罪、別人饒得過他、怕那法律饒不過他、這張狀子、便教給我老祝替你動手、何愁贏了這場官司、：陸富與聽了大喜、便將這話跑進去告訴妻子龐氏、龐氏笑道、照這樣講、這們太便宜了些、怎生沒頭沒臉、給人家這一頓毒打、：越想越不過意、當時便分付了眾多僕婦、收拾出一座乾淨客房、床鋪衾褥、俱極精美、將祝鵬文請向裏邊安住、三餐茶飯、供應得滴水不漏、把個祝鵬文樂得無可不可、看看享了有半個多月的福、他的狀子也做好了、便來邀約陸富與一同進省去告劉海蟾、又叫他一齊將女兒帶了去、當堂對質、陸富與一一答應、

晉僕盦論蹺

（馬二先生）

讀大稿知非僅以盛氣相凌詬者、用具答如下、

一、原稿謂『戲劇所演爲前代人物、則可知戲中人物、萬不能與現代人物相提並論』

按此言固也、然僕廢蹺之意、並非要使花旦皆作近日女學生短裙無領之裝束、並且反對花旦着短袖短褲之時裝、以爲戲中之人、乃古代之人、豈可着現代之衣裝耶、僕之持論如此、甯有以戲中人與現代人物相提並論之理乎、此請毋須過慮者也、

二、原文謂『技取驚人、而不取其平庸、若盡人能之、則觀者皆將索然去、藝術云乎哉、』

按玩此數語、豈意謂必加此一雙木足而後技始能驚人始不平庸耶、苟不加此一雙木足便盡人能之、便不成其爲藝術耶、果爾則所謂戲所謂藝術云云者、不皆祇繫於此一雙木足上耶、然耶否耶、請健盦君思之、

三、原文花衫必用蹺三說、分駁於下、

一、對於戲中假扮之女子、何必慮其不守閨範而思示戒、似此用意、豈將借古鑑今、以助先生刑于之化乎、

二、花旦所扮、亦古代之人物、先生既言之矣、古代裝束多着裙者、今不探本使花旦着裙蔽足、而惟力阻不可廢蹺以便趨時、此何說也、

三、蹺固難能、然花旦之難能處、豈盡在蹺、顧乃戚戚然以廢去爲可憂也、

四、原文決主用蹺、其要點祇在求化裝之能肖、

按化裝固應求肖、但求肖不僅在變足之一部、而須求其全體之能肖、則古代女子、固未嘗有現時舞台上花衫花旦之時髦裝束也、健盦君何竟不一言以責其應求肖耶、（僕此論、當非斷章取義、胡纏詭辯者比、幸勿不見答也、）

五、人道主義、夏楚固在必除之列、然如蹺工、雖習時不受夏楚、已乖人道、（說見一百九十期本報拙稿『廢蹺的理由』）不得謂爲舍本齊末、因噎廢食也、

六、戲境與眞境之分、卽一詳一略、眞境詳而戲境略也、戲境何以必須略呢、爲時所限故也、故戲中所描狀者、祇人物事實之一部分、此一部分必是很精彩的、但無論如何、却沒有必須描狀纏足的戲、（如其有之請以見教僕實固陋未之前聞也）至謂『描狀古代社會情況不知從何描起、』則先生似全然昧於文藝剪裁之法、果竟不知從何描起者、僕雖千言萬語、亦終無法使先生知之也、奈何、

餘文枝葉、恕不一一具答、並盼有以教我、

南技

雜談（鄉下人）

寒雲自杭返滬、因義振事、欲在天蟾客串、初擬串生、無旦角爲之配、繼而欲串議獻劍、令金阿慶去曹操、寒雲串董卓、王允又無人能演、甚矣崑曲人才之消乏焉、爲之三歎、

友人自蘇來、言及說岳傳之鍾士亮、因癆病卒、方今說岳傳者、光裕社前輩、祇有一鍾、潤裕社祇一程鴻飛、論實在技藝、鍾士亮不在程鴻飛下、以說書陳例言、用槍須背槍賦、用刀須用刀賦、程鴻飛從來未背一賦、未誦一贊、所以從人聽聞者、惟一種今古混合之地理、其實不值識者一笑、今鍾死之後、其子志亮、雖薄有時譽、然與程相較、當然有上下床之別、從此岳傳無可動我聽聞之人矣、

挽李英威

（寒雲）

盡狗盜雞鳴、舉眼未逢眞國士、
容龍蟠虎踞、殺身誰泣故將軍、

辛丙秘苑（二）

（禁止轉載）

辛亥八月二十日、正演劇爲先公祝嘏、京津親故、咸集洹上、翌日猶備續演、而武漢起義之電至矣、座客相顧失色、先公曰、此亂非洪楊比也、劇宜皆止、又數日、總督兩湖之命下、僚屬促勸、先公曰、尚非時也、及督師全權命下、始整備行裝、招致屬部、比發、招張士鈺、袁乃寬、及大兄與予至、謂大兄曰、爾從予征、顧予曰、爾留守、予以身許國、家事爾自主之、士鈺統守兵、乃寬掌軍需、助爾守護、勿相疾背、予心安於外矣、遂率師南下、大兄初以資拜載振溥倫門、求爲欽使、或遷侍郎、諾之而久不報、大兄心銜之、會軍興從征、乃說先公、反戈北指、先公叱之、命其入都供職、適吳祿貞簡山西巡撫、大兄知吳有異志、約爲兄弟、每夜、吳以巨帽覆首、輕車過錫拉胡同大兄寓宅、大兄屏退僕從、深室密談、時田鴻恩、先公舊僕、使隨侍大兄、田覺吳隱避可疑、且知大兄以數萬金授吳、乃密入竊聽、聞有奪彰德、斷後路之語、大駭、急走書告予、予邀張袁、議籌防衞、以砲兵守鐵道橋梁、機關槍隊佐之、阻其來途、且使人至石家莊、探吳舉措、吳至石家莊、止不入晉、邀將士議刦彰德、有先公舊部、隸吳軍下、聞議憤甚、夜入吳室刺殺之、彰德官紳、初聞吳已尅期來刦、甚爲惶懼、予與張袁、力爲慰解、而中心焦灼、慮兵寡不足分布、旋知吳見殺、一時人心、始釋然矣、大兄謀既未成、乃信川人某之獻謀、廣招亡命、購造炸彈、擬擲入清宮、以嚇溥儀、適先公拜總理內閣之詔、大兄乃馳省先公、力阻北行、先公哂之、卽解符授代者、入就閣任、大兄日與統衞兵之唐天喜、及川人某密議、已尅日舉事矣、乃邀倪嗣沖、謂之曰、兄與予交誼善日厚、今有要事、必兄爲助、兄誓勿洩勿背、始可詳告、倪乃誓焉、大兄曰、已招炸彈隊數百人、以唐天喜統之、約定明日之夜、請兄以衞兵、護主座專車赴津、使唐指揮、入炸清宮、事成、卽推主座卽位於天津、事關者大、不可爲他人道也、倪佯諾之、時近夜子、急走告段芝貴、蓋倪段時爲左右翼長、責所在也、段驚曰、如此、大局危矣、且事迫、不可稍緩、乃同詣徐世昌寓邸、閽守門者、入白請見、出曰、中堂寢矣、請明日來、倪段曰、有急要事、不可待至明日、務懇中堂賜見、守門者重入白、乃延倪段至寢室、見徐、倪段悉以大兄之謀告、徐初不信、倪段曰、若查無此事、請斷嗣沖芝貴之頭、且曰、府主與中堂交最久、且敬信中堂、今事危急、乞中堂今夜一行、以解禍亂、徐乃偕倪段叩見先公之寢、先公擁衾坐、延徐入、詢何急務、徐卽述倪所告關大兄之謀、并云、公如不信、可招倪嗣沖入、傳倪、詳詰之、倪陳所聞、且曰、如無據、可斷嗣沖頭、先公笑曰、予知之矣、大哥可歸寢、丹臣亦勿憂、大哥謂徐、丹臣倪字也、徐倪段咸各返寓、先公命人、告京漢路局、備專車晨發、又使人以摩陀車待於邸門、拂曉、大兄入省、先公謂之曰、汝母病、念汝、屬予令汝立歸、且四方不靖、彰德居中、而家又居焉、防不可偶忽、今有策畫汝速歸、與士鈺克文籌之、大兄遲遲曰、今日尙有事、明日再歸、先公曰、不可、車已備矣、專載汝行、卽顧左右曰、摩陀車備否、咸應曰、已俟於門矣、先公命左右曰、速送大爺登車、又命侍者、送至彰德、且曰、到彰德立電來、大兄不敢違、且不辭先公、胡遽令行、又不獲晤唐天喜、大叱之、並詰今夕事、唐伏地不敢仰、再詰、乃跪陳曰、咸大爺之命、天喜焉敢違拒、先公曰、大爺命爾死、爾死乎、旣不敢違、胡不告予、今免爾一死、速以資散所招徒衆、彈立搜毀、如洩於外、或徒衆妄生事端、卽斬爾頭、唐叩謝、及出、色大變而汗浹背矣、遂遵諭處置、所招集者衆、未能周遍、有數川人、不見資遣、乃生怨恨、且所造彈、亦未毀及、遂有東安門外之變、幸彈擲下、爲自來水巨管所阻、管適蔽先公之車、故彈裂、車前後從者皆傷、而先公獨無恙、馬亦傷、猶能疾馳入邸門、始倒地、又幸御者機警、當變後、不行故道、而繞道歸、而故道中、尙有懷彈待擲者在焉、未幾、擲彈者盡獲、執法處訊之、知爲前事之遺禍、不敢上聞、遂盡斃之以結案、大兄時居彰德、猶不知禍由已釀也、